

北京科普创作出版
专项资金资助

花与树的 人文之旅

周文翰
著



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
書
館

花与树的 人文之旅

周文翰
著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与树的人文之旅/周文翰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238-2

I. ①花… II. ①周… III. ①植物—文化—研究
IV. ①Q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30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花与树的人文之旅

周文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238-2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定价:98.00 元

[自序]

花开时节又一程

为了消磨旅行拉长的时日，我曾坚持以脚步丈量自己去过的大部分城市，从车站走到市中心，走到旅舍，走到博物馆，走到广场，走到古城墙……在海外大多数国家这是可行的，毕竟，相比如今中国那些正在急剧扩张的城市，它们大多只能算小城市。

等看厌了教堂、寺庙、展馆、古迹和街头涂鸦，就去探寻更生僻的地方，比如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曼谷的私家园林多待一会儿，在阿尔罕布拉宫观察喷泉如何运作，在罗马寻找古引水渠的残迹。有时候会半路在毫不知名的小镇临时下车，闲逛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一户户人家的窗前挂着花，紫藤顺着一面白墙攀缘而出。印象深的是安达卢西亚人养花种草的热情，不，不仅仅是热情，这是他们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房前屋后总有花木盛开，收拾得干净利落。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养的那些寻常花木，红绣球、凤仙花、吊金钟，想起上中学的时候校园在城市边缘，紧邻一大片田地，每到春季油菜花开时我们沿着田埂背书、散步。那时曾淘到一本旧书《群芳新谱》，讲一些花草的栽培方法和古诗文典故，出版时可能针对的是离退休干部，因此拉开距离看也挺有种老派的怀旧感。

后来读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这些有关植物的著作在挑剔的今人看来，或许插图不够精细，分类也有点荒诞——和林奈的植物分类学不搭界。其实明代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在商业和兴趣的驱动下，人们开始着力在各个行业、诸多方向上深究细赏，出版商、药物学家、爱看杂书的文人们纷纷撰文出书，于是有了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计成这样的园林高手、李时珍这样的药物学家和《金瓶梅》那样世俗味浓厚的小说。

和明代大致同时，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也对植物研究产生了很大兴趣，进而，随着殖民的脚步到全球搜集标本和移种植物，这也是所谓现代知识建构和传播、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加速的宏大历史的展开。在好多博物馆里能看到欧洲的博物学家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采集的标本、精致的手绘图谱，它们足以构成迷宫一样的景致。

自然，书店、图书馆里也有各种植物有关的书，有的从现代植物学的角度辨析花草，诸如“科”“属”“种”“多年生落叶小灌木”等名词让我发懵，爱读的是那些讲述植物学家、园林学家如何去世界各地搜集标本的故事，他们进行的是真正的“发现之旅”，而我的旅行更多地是在既有的指南地图中寻找到一个个景点。

算是为旅行留个纪念，拉拉杂杂边走边读边写，记下我曾见到的那些植物、看到的故事和对比之下的些微感想。让我好奇的是植物标本、命名在不同文化间“迁移”的过程中，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以及“文化定位”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像《群芳新谱》那样仅仅从中国古诗文、神话传说等“内部视角”出发解读植物的审美、文化意涵的传统著作不曾涉及的。

在古代，帝国的扩张、使节的往还、僧侣的传教促进了植物的传播和植物知识的扩展，但一种花木能否得到广泛传播、种植往往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和缓慢的人为改造。而大航海后的植物传播以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全球经济体系对资源的商业开发为基础，波及规模和推进速度前所未有，一旦有市场需要或者进入公共建设范畴，就会形成规模化的开发，再进入全球的需求市场和知识体系的循环建构中。

在历史变迁中，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对同种、同类的花草会有不同的命名和认知。即便是在中华文化圈，今天的我和唐代、宋代、明代的人看到的同一种花朵的前因后果就大不相同，比如现在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年轻人把玫瑰当爱情的象征，视向日葵的寓意为生命力的张扬，等等，可是 500 年前的明代人可能还没见过葵花籽这种东西呢。

养花种草方面我是新手，不敢教大家如何侍弄，姑且就在科学和人文、地域化和全球化、前现代和现代、中国和外国这诸多理念、机制、知识的变化纠结处和琐细缝隙里找些闲话说说。

是为志。

周文翰

2016 年



目 录

VIII	[自序] 花开时节又一程
002	向日葵：科学之眼与艺术之眼
012	松：从树到文化景观
020	芭蕉：丛生和孤立
026	茉莉：印度的香
032	玉兰：堂前有春色
038	水仙：镜中的男女
044	牡丹：象征物之累
056	芙蓉：风露清愁如有待
060	兰花：君子的幽香

068 菊花：实用和象征

080 百合：神圣的虚构

088 葡萄：酒神的种子

098 灵芝：升华之药

105 紫藤：攀缘的理由

110 紫罗兰：一念之间的香

115 薰衣草：蓝花映罗衣

121 鸢尾花：和玛利亚的百合纠缠不清

126 牵牛花：村边的小花

132 红豆：相思朱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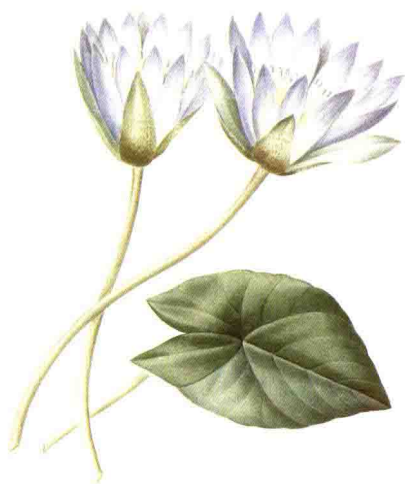
135 仙人掌：现代懒人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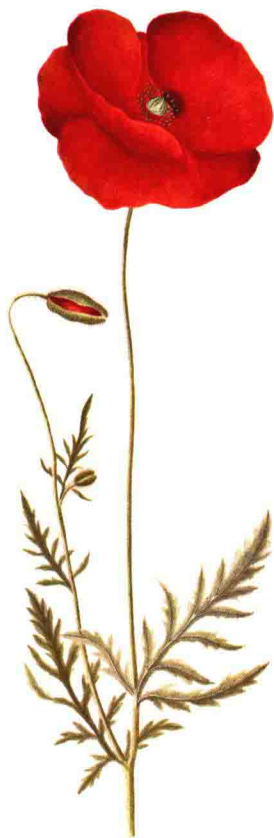
142 玫瑰和月季：过火的情爱

153 桂花和肉桂：月亮和口味

164 荷花与睡莲：出世和入世

175 梧桐与悬铃木：误会的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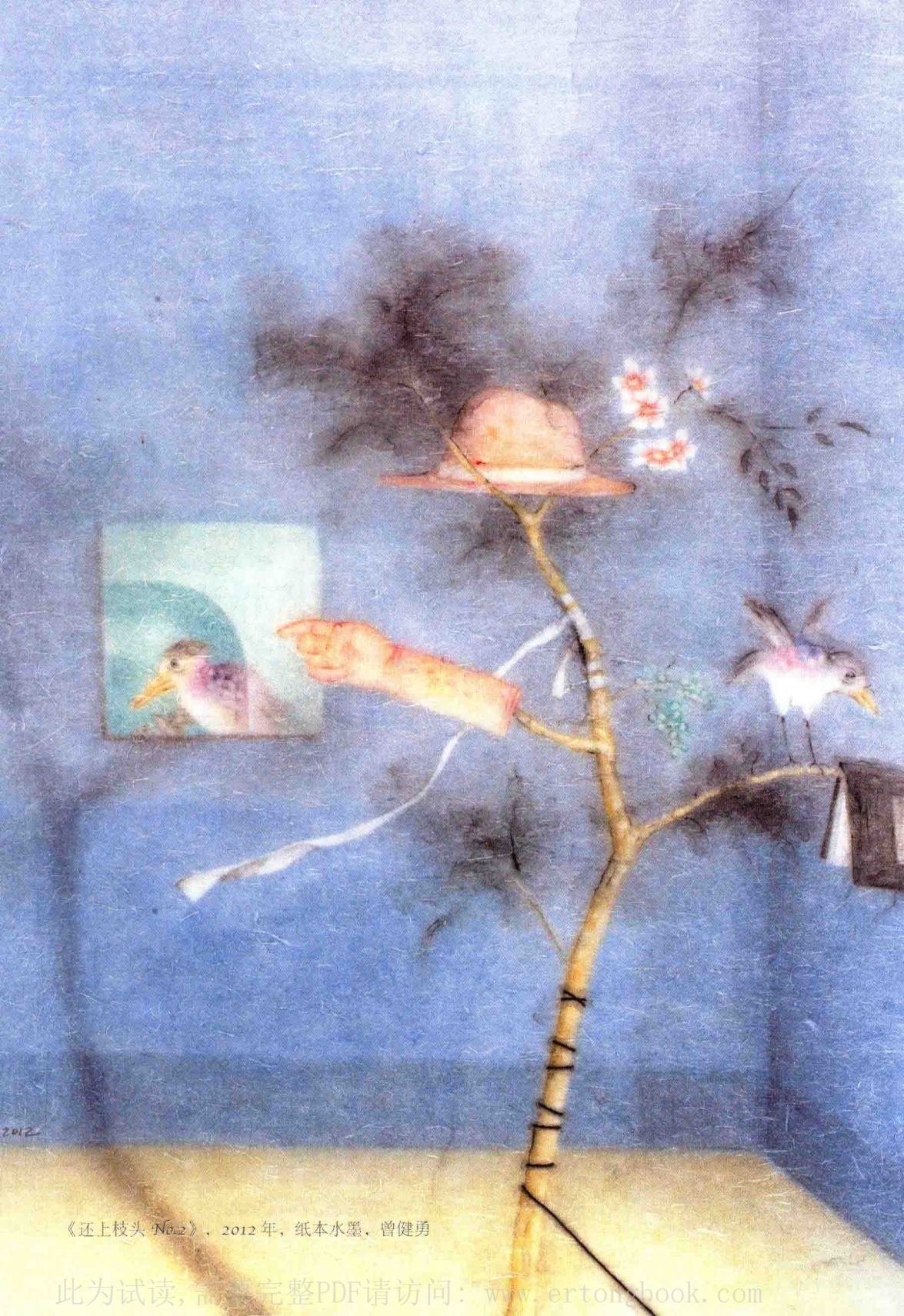
- 183 指甲花与海娜花：十指纤纤玉笋红
- 191 昙花与夜来香：夜晚的期待
- 197 紫丁香与丁香：你的惆怅，我的香料
- 207 虞美人与罂粟：虞兮虞兮奈若何
- 218 郁金香与番红花：他乡何妨当故乡
- 228 曼陀罗花与曼德拉草：药毒是一家
- 238 琼花：传说和命名
- 242 梅花：寒冷的限度
- 251 杜鹃花：从高黎贡山到爱丁堡花园
- 259 山茶：从边缘到厅堂
- 266 竹：出尘入世同一枝

- 274 | 柳：水和树的牵连
- 279 | 槐：古树在古迹
- 286 | 枫：唐突红叶
- 292 | 银杏：子遗的高大上
- 297 | 菩提树：有无之间
- 304 | 野草：远望



307 | 参考文献

309 | 后记



《还上枝头 No.2》，2012 年，纸本水墨，曾健勇

向日葵：

科学之眼与艺术之眼

像我这样爱吃葵花籽的人，在马德里看美洲博物馆之前还没意识到，明代以前的中国人可能根本没有见过葵花籽，也没有看到过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也就是说，如果宋代真有潘金莲这个美貌妇人的话，她一定没嗑过葵花籽，可是写《金瓶梅》的明代文人兰陵笑笑生有没有见过向日葵却难住了我，因为他的书里只写到“瓜子”，可没说到底是南瓜子、西瓜子还是葵花籽。

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太监刘若愚撰写的《酌中志》这些书来看，在明代流行的瓜子主要还是西瓜子，清代大概也是以西瓜子、南瓜子为主，葵花籽是清末以后才兴起的。

向日葵的原产地在美洲墨西哥一带，近 5000 年前美洲印第安部落就开始人工种植，野生向日葵在古印第安人的培育和选择下，花盘逐渐变大，籽粒增多，分枝习性逐渐退化成只开一盘花，结一巢果，并最终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栽培向日葵的模样。印第安人吃它的花，也把种子磨碎了做面粉。直到 16 世纪初才由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把它带到马德里的皇家植物园当作花卉来观赏，进而传播到西欧各地。17 世纪末有人尝试把嫩花加上佐料做成凉拌生菜吃，并把籽粒采来作咖啡粉代用品和鸟饲料。估计那时候在欧洲这也是新



*Corona Solis Tournesfort 489. Helianthus Linn. Spec. Pl. 1276.
Ital. Girasole grande Gall. Soleil —*



《手指向日葵的自画像》局部，1633年，油画，安东尼·凡·戴克

奇的植物，17世纪中叶在伦敦为宫廷权贵作画讨生活的佛拉芒画家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的一幅自画像上就出现了向日葵花盘，估计那时候的英伦人士还觉得这种花木是新鲜事物，否则不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摆在富贵人家的厅堂中。

与地理大发现同步，植物学也是在16世纪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上古到中世纪，欧洲对植物的研究主要来自对草药治疗作用的观察和研究。16世纪40年代意大利比萨、帕多瓦等地建立的早期植物园也是大学附属的药草园，目的是帮助学习医药学的人辨识将要使用的药材，但是到16世纪末，他们开始全面研究植物的分类、使用乃至经济效用，古老的实用性药草图绘也被更为写实的手绘植物图谱取代。

西欧的殖民者把向日葵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大概也是在明代中期从南洋——那时候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已经盘踞在那里——传到中国的华南、华东。

明嘉靖年间(1522 ~ 1566年)浙江的《临山卫志》就有关于向日葵的记载,万历年间赵岵著的《植品》卷二中提到当时西方传教士将“向日菊”和“西番柿”传入。曾在浙江为官的山东人王象晋在《群芳谱》(1621年)中把这种新鲜物种称为“丈菊”,大概是因为花朵的颜色让人联想到菊花的姿容,而且长得挺拔,同时他还提到其别名“番菊”“迎阳花”,有意思的是他最后不忘写一句,说这种花“有毒,能堕胎”,可见在新奇事物刚到来时的传言之玄虚。苏州文人文震亨1639年的《长物志》首次使用了“向日葵”这个名称。估计当时还是当作观赏,并没有用来吃和榨油,也没有得到大面积的种植,所以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两部巨著中都没有提到向日葵。如果兰陵笑笑生果然是明代中晚期的山东人,估计还没有见到过向日葵这种番邦来物呢。

那时候欧洲传教士、商人带到中国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向日葵和“西番柿”,同属美洲作物的烟草、玉米也是那时候从海外传入。向日葵既可观赏,又可食用,对温度、土壤的适应性较强,从明代中叶到清末,两三百年间向日葵逐渐从华南、华东传播到各地。

清初陈淏子在《花镜》(1688年)中写道:向日葵“结子最繁,状如蓖麻子而扁。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但取其随日之异耳”。大概是说它只能在花园边角充数,并不受人重视。到嘉庆年间吴其浚明确记载:“其子可炒食,微香。……滇黔与番瓜子西瓜子同售于市。”似乎是西南人首先尝试把它当作零食,晚清中国人才逐渐养成嗑葵花籽的嗜好。我有点怀疑它的流行和晚清青楼、鸦片馆的成规模出现有关,那里面的人有大片的闲暇可以用嗑瓜子来消磨。

小时候我乡下的舅舅种向日葵,因为葵花籽可以榨油,所以那里很多农民种植一种叫“油葵”的杂交油用向日葵,种子出油较多,用于榨油。到秋天的时候田里全是一个个灿然的花盘,街市上就有人直接出售刚掰下来的“盘子”,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夹出一个个外皮刚呈现出灰色的生瓜子,剥出翠白的籽儿吃下去。这种可食

用而且实用的植物在我的童年印象里说不上多美或者多特别，就和大白菜、胡萝卜差不多吧。

奇怪的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却很自然地——就像很多同学一样——接受了梵高的油画《十四朵向日葵》赋予它的象征意义：一片绚烂的黄，象征着内心的虔诚，甚至带有一点疯狂。听说有人——特别是日本人——为此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寻找向日葵，还有梵高住过的“黄房子”。生前籍籍无名的梵高在20世纪初被欧洲艺术界重新发掘和认识，但成为“众所周知”的文化偶像要拜美国发达的大众媒体传播：1934年，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梵高传》问世，成为大众畅销读物；1956年，好莱坞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来斯通的书50年间更是陆续翻译成8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2500万册。梵高其人其画早在20世纪初就由去日本、法国学画的留学生传回国内，但是那时候还仅仅为油画界熟悉，到改革开放后他的绘画和生平才获得广泛传播——以1982年《梵高传》的出版和热销为代表，梵高成为文化界都知道的“典故”，他身前和身后的对比、困苦而疯狂的经历影响了很多人对于艺术家角色的想象。

我如此容易接纳向日葵的象征意义，还因为它和一个更庞大的象征意象太阳相关，太阳亘古以来就是人类熟悉的象征系统，从古代的大神，到近现代受到崇拜的政治领袖、祖国、理想，都能和这个耀眼的恒星拉上关系。古代南美洲的印加人就把向日葵当作太阳神的象征，而古希腊神话中也讲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情人水泽之神克吕提厄（Clytie）遭到前者抛弃以后，就天天痴情地守望着赫利俄斯驾驶太阳车东升西落，最终化为一株向阳花——应该是一种类似菊花的植物。其实，有向阳特性的植物也不仅向日葵一种。北宋诗人梅尧臣《葵花》诗里写的“此心生不背朝阳，肯信众草能翳之”的葵花大概是向阳的如秋葵、蜀葵一类的植物。

向日葵之所以向着太阳生长并不是因为人类赋予的意义，而完全是出于物性：向日葵的向光性是短期性的，从发芽到花盘盛开之前这一段时间，叶子和花盘在



《向日葵》，1888年，油画，梵高，英国国家画廊藏

1888年2月20日梵高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创作了一系列“向日葵”作品。他描绘的是19世纪的具有黄色双重花瓣的突变体向日葵。与今天通常所见的单螺旋的、较大花盘的向日葵不同，后者是为了生产葵花用于榨油或食用，所以要培育更大的内部花盘；而梵高描绘的向日葵内部花盘较小，有着突出的大而美丽的花瓣，更具有观赏性。